

《人猿泰山》之后……

火星之剑

SWARDS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陶俊林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火星之劍

SWARDS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陶俊林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之剑 / (美)巴勒斯著;陶俊林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10

(火星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80753 - 335 - 1

I. 火... II. ①巴...②陶...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096 号

责任编辑:王 放 路 嵩

封面设计:蔡薇薇

插 画:方 岩 张 磊

火星之剑

(美)巴勒斯 著 陶俊林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 - 87900345

E - 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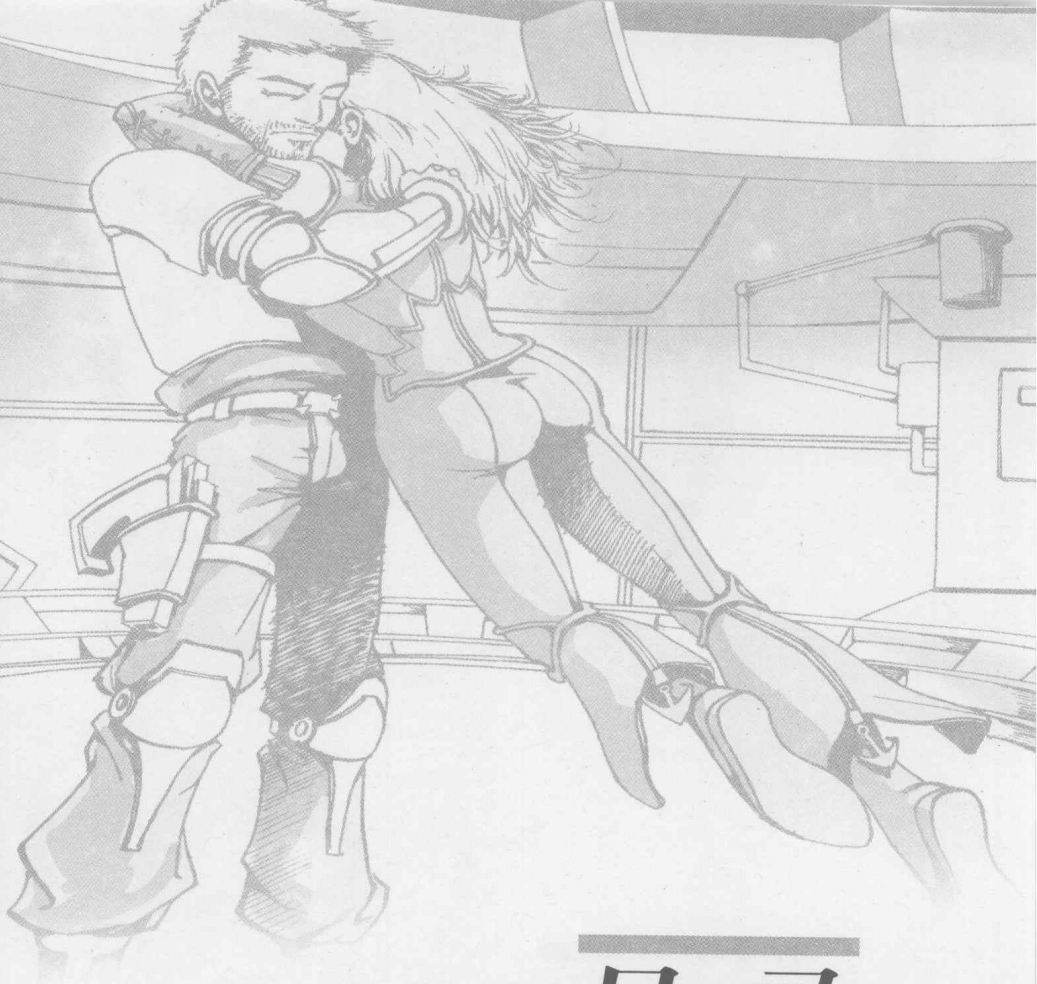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3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335 - 1

定价:2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录

153 144 134 125 113 102 093 083 074 065 055 046 032 016 001

- 第一章 鼯鼠世家的拉帕斯
- 第二章 福尔·西弗斯
- 第三章 陷入绝境
- 第四章 夜半追杀
- 第五章 秘密
- 第六章 神奇飞船
- 第七章 门旁闪现的面孔
- 第八章 疑窦顿生
- 第九章 阳台遇险
- 第十章 杰特·奥尔
- 第十一章 伽·纳尔的飞船基地
- 第十二章 『我们俩必死无疑！』
- 第十三章 摆脱困境
- 第十四章 飞向休瑞娅
- 第十五章 卫星休瑞娅



CONTENTS

263 245 237 227 212 200 185 172 163

第二十四章	重返巴苏姆	263
第二十三章	秘密通道	245
第二十二章	漆黑的牢房	237
第二十一章	钻石塔楼之战	227
第二十章	尝试逃跑	212
第十九章	欧扎莱	200
第十八章	宣判死刑	185
第十七章	猫人驯兽师	172
第十六章	隐身敌寇	163

第一章

鼯鼠世家的拉帕斯



州旦加城位于南纬 30 度，东经 172 度，在其姊妹城哈莱姆东一千九百多英里处。自从我率领着那些凶猛剽悍、英勇好战的萨克族部落与其战斗，攻陷了该城市，征服了它的人民，最后使其归属于哈莱姆帝国以来，州旦加一直是个动荡不安的区域。

在这一区域的城防之内，居住着许多心存不满的州旦加人，他们对哈莱姆帝国毫无忠诚可言；而且就在这块土地上，还聚集了许许多多对哈莱姆帝国充满敌意的人群。在那个时期，该帝国是由哈莱姆国的杰达克君主，塔多斯·莫尔斯所统治的。当时，移居到州旦加城的不仅仅是一些塔多斯·莫尔斯家族个人和政治上的仇家对手，而且还有我，他的驸马约翰·卡特，哈莱姆帝国的亲王。

由于我不喜欢那座城市以及那里的人民，就尽可能少去那里。但有时由于职责所在，我不得不偶尔也去那里。主要是因为在火星的世界里，那儿是许多最强大的暗杀组织的一个巢穴。

我应该居住在那儿的那片土地，因为那些歹徒强盗、杀人恶魔以及拐子绑匪而深受其害，但是与火星世界杀人如麻的暗杀组织比起来，这些只不过是小小的威胁。在州旦加城，暗杀是职业化的；绑架勒索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它们各有各的帮会，各自的规矩，各自的惯例，以及各自道上的讲究，因此，这些组织的分支派别到处都是，以至于它们相互之间编织成了极其紧密的关系网，构成了这颗地球上完整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根除这个有害组织的有效办法，但是这种愿望看起来一直是白费气力、毫无结果的设想。这种天长日久的习性和惯例根深蒂固，它们在人们心中具有很大的魔力。因此，在人们的心里，此行此道还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色彩和无上的荣耀。

绑匪们没有这样的好名声，但是在更加声名狼藉的暗杀者中，就像

那些在拳击场或是棒球场上的英雄在人们的心目中受到崇拜一样，有些人也受到当地人们的仰慕。

还有，在我向他们发动的战争中，我几乎总是孤身作战，因而常常陷入困境。甚至那些红皮肤的火星人对这个问题也和我一样，具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认为和我站在一起去与那些暗杀者们战斗，结果会证明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杀。而且我也知道，即使他们觉得存在着某种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也不敢真正地去与他们战斗。

我长时间地避开了暗杀者们的利刃，这对他们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认为，是我在自我保护方面所具有的自信心，使得我能够对此与他们具有不同的看法。

德娅·索利斯和我的儿子卡特里斯，经常劝告我放弃战斗。然而在我的一生之中，我一直不愿意认输，我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任何令人刺激的作战机会。

火星上某种形式的凶杀害命都是要处以死刑来对其进行惩罚的，并且大多数杀手的命案都属于该惩罚条例范畴。至今，这是惟一的，我能够用以同他们战斗的武器。然而，我总是不能成功地找到他们的罪证，证明他们的罪行，而且通常是困难重重。即使是目击证人也不敢出面，证实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即便如此，我还是逐渐地发展和组织了另外一种与他们对抗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由一个秘密的超级暗杀组织所构成的。换句话说，我已经选择了一种以暴易暴的对抗方式。

当收到发生暗杀报告时，我的组织成员就会以侦探的身份查出杀手，把他缉拿归案。接着再作为法官和陪审团，对其进行审判，最后再作为执行者对凶手执行死刑。该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在秘密的方式下进行的，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要用锋利的短剑，在每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凶手胸前心脏处，都要划出一个十字，以告世人。

只要能够出动打击凶手，我们的行动通常都是迅雷不及掩耳，凶猛异常。不久，公众和暗杀者们就都知道了，死者胸前的十字是正义之对手对罪犯惩罚的标记。而且我也知道，在哈莱姆帝国的许多大都市里，我们用暗杀的手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由于暗杀所造成的死亡率。如果不使用此种手段，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其结果似乎总是和我们刚开始时那样，离我们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此举成效最差的是在州旦加。这座城市里的暗杀者们公开宣称，他们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对他们无能为力。因为，虽然他们不是肯定地知道，但他们也认为那些死去的同伙们胸上的十字标记是由我所领导的一个组织所为。

我希望这种有些乏味的讲述没有使你发烦，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先向你讲述这些。这一切引发了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冒险和经历。这些经历把我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儿，各种邪恶的势力向我袭来，在我的一生之中给我带来了难以忘记的灾难。

在我与火星上的暗杀者们斗争的过程中，在州旦加城，我从未能成功地征集到足够的支持者为我效力；并且，那些驻扎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应征者们也仅仅是敷衍了事地为我工作，因此，我们的对手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嘲笑、奚落我们的失败。

口头上说这种状况在困扰着我，只不过是较委婉的一种说法，但我还是决定动身，亲自到州旦加城走一趟。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而且还要给州旦加城的暗杀者们一个教训，让他们转喜为忧，乐极生悲。

我决定微服私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作为约翰·卡特——火星上的军事统帅去那儿，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之外，什么也了解不到。

伪装对我来说是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我的白色皮肤和黑色的头发使我成为了火星上带有显著特征的人。在火星上只有赤褐色头发的卢

萨人和完全秃顶的塞恩人具有和我一样的浅色皮肤。

虽然我绝对相信我的下属对我的忠诚，但是，一般来说，一个人决不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有间谍潜入哪怕是经过精心策划、结构最严密的组织内部的。

由于这种原因，即使对我最信任的属下和随从，我也严守我的秘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计划，以及所有我的准备活动。

在我官邸楼顶上的库房里存放着各种型号的飞行装置。我从中选择了一艘单臂螺旋侦察飞船，并把上边带有我官邸的徽章标记全都秘密地取了下来。一天，天色刚刚黑下来，我就找了个借口把飞船库房的卫兵打发走了，并设法让他在外边多待上一会儿。趁这段时间，我偷偷地把一些我所需要的，确保伪装成功的物品搬到了飞船上。除了伪装皮肤用的一种红色颜料和一些飞船外壳用的涂料以外，我还带上了州旦加人穿着用的一套行头，以及足够的武器弹药等等。

那天晚上我和德娅·索利斯单独待在一起；大约在八州达过二十五夏特（分钟），或者说相当于地球时间的午夜时分，我换上了不带徽章的普通皮革制服，准备出发，踏上历险的征程。

“我希望你不要去，我的亲王殿下。我有一种预感……那是……我觉得……我俩都会对此而感到后悔的。”

“我必须得教训教训那些暗杀者们，”我对她说，“否则的话，在火星上，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挑战。对于这一切我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坐视不管。”

“我想也不应该对此坐视不管，”她说道，“在这儿，你是用你的利剑赢得了你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那里，我认为你肯定还会凭借你的利剑去继续维护你的地位的，但我希望最好是用另外一种别的什么方式。”

我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亲吻着她，安慰她，请她不要为我着急，告诉她说，我不会离开太久。我们俩告别之后，我去了楼顶上的飞船库

房那儿。

飞船库房的卫兵很可能以为我深夜登上飞船，一定有极其紧急的事情去境外某地，但他决不会猜想到我要去什么地方。

飞船起飞升空后向西飞去。不久，飞船在无数个闪闪发光的星群和我们这颗火红的行星那两颗绚丽的卫星照耀之下，升入了火星上空稀薄的大气之中。

火星的那两颗卫星总是激发我对它们产生极大的好奇之心。那天晚上，当我的双眼凝视着它们时，我感觉到了它们四周的神秘对于我的诱惑。休瑞娅是较近的那颗卫星，地球人又把它叫做火卫一号，是较大的一个；由于它在距火星只有 5800 英里的距离上运行，景象更加壮观绚丽。科鲁斯，那颗比较遥远的卫星，虽然它的直径比休瑞娅的略小一点儿，但看上去要小许多，那是因为它的环行轨道离火星十分遥远，它与火星之间的距离为 14500 英里。

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关于火星人的传说，我也一直想把它推翻。据传说讲，那些黑色人种，又称做火星的最早人种，就居住在休瑞娅星球上，也就是说住在那个较近的卫星上。但当我揭示了他们所供奉的诸神，实际上就是火星上人们所供奉的那些神位的事实以后，我结论性地证明了那些黑色人种就是居住在道尔山谷的一些民族，这个山谷位于火星南极附近的某个地方。

休瑞娅好像是悬挂在我头顶上方很低的空中，呈现出一幅美丽壮观的景象。它非常明显地在太空中从西向东移动，这又使那景致更加非比寻常地绚丽多彩。由于它的轨道距离火星又是那样的近，它环绕火星移动的周期还不到火星自转周期的三分之一。但那天晚上，当我仿佛是在梦境中观赏它那迷人的景色之时，我几乎想像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就在我此时视野之内并不遥远的那个地方，在即将要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经历，还有正在等待着我的那些巨大的灾难之中，它本身将要起

到的作用。

在看上去似乎是距离哈莱姆的姊妹城相当远的飞行航程中，我关掉了飞船上的所有灯光，盘旋着向南飞去，然后再逐渐向东飞上通向州旦加的正确航线。定准飞行目的地的罗盘以后，我松了口气，因为现在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我知道飞船上这种高智能的发明装置会使飞船安全地飞抵目的地的。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飞船的外壳涂上一层伪装的油漆。我把吊带扣在我的皮革制服上和飞船的船舷上方的圆环上。然后我从飞船的顶部下降到了飞船的一侧，开始干了起来。工作进展得很慢，因为涂完了我周围刷子所能够到的范围以后，我不得不再次爬到飞船的顶部，把吊带扣在飞船圆环上的位置调换一下，这样我才能把涂料刷在飞船的另外一部分上。将近清晨时，工作终于完成了。虽然我不能说我像一位艺术家完成了他伟大的杰作那样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但不管怎么说，工作还是完成了。既然成功地掩盖了飞船的本来颜色，就外观来说，飞船的伪装工作也就算是结束了。涂完了油漆，我把刷子和剩下的涂料全都抛到了飞船外面，随后又把我从家里穿出来的皮革制服也扔了出去。

如同用涂料为飞船作伪装一样，我留出了足够为我自己作伪装的颜料。之后没用多大工夫，我就消除了所有作过伪装的痕迹，不让任何具有洞察力的人看出我曾为飞船重新涂过油漆，作过伪装。

这一切干完之后，我把身体所有裸露的部位都均匀地涂上了红色的颜料，以便在我的伪装完成以后，无论我走到火星上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可以把我看做是火星人中占大多数的红色人种的一员。当我穿上了州旦加人的服饰，披挂上了武器装备时，我觉得我的伪装可以算是天衣无缝了。

此时，正值上午的晚些时候，吃了点东西后，我躺下身来争取睡上几个小时。

如果一个人解释不清他进入该城市的明确目的，那么黄昏以后飞入火星的任何城市都意味着障碍重重。当然，我可以关掉飞船上所有的灯光，然后潜入城里，但城市上空的巡逻飞船太多了。如果这样做，被巡逻飞船发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再说我又无法说明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更不能暴露我真正的身份。一旦被抓住，我极有可能被投入监狱，而且毫无疑问，会被判以间谍罪——长时间地被监禁在监狱里，接着再被送往竞技场，同野兽搏斗，直到死亡。

如果我的飞船开着照明灯飞入城市的上空，就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来访者；但因为未必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我此行的目的，更没有人能为我担保，我的处境仍然不会比前者强多少。因此，当我在第二天黎明前到达该城市上空时，我关掉了马达，在天空中盘旋，在巡逻飞船上的探照灯搜寻的范围以外飞行。

即使天大亮了，我也一直等到上午晚些时候才接近该城，因为此时其他飞船也都在自由地飞进飞出城市的防御区域。

白天时，如果一座城市不是处于战争紧急状态之中，就不会对来往的小型飞行器进行一些限制。有时巡逻飞船会阻止某一艘小的飞行器，并对它提出询问，但由于对没有许可证的飞行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政界也往往能把局势维持到表面上相安无事，人人都循规蹈矩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当时的情况，并非是否有许可证的问题，而是我是否有权进入州旦加的问题。因此，我的飞船在该城上空的飞行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

最后，我终于飞临了该城市防御区的上空。我真庆幸我的运气，因为当时在我的视线中，根本看不到巡逻飞船的影子。然而，我庆幸得太早了。几乎就在同时，从一座高高的塔楼后面，突然飞出一艘小型快速巡逻飞船。在火星上，所有的城市里都普遍使用这种巡航飞船执行巡逻任务，并且现在它直冲着我的方向疾飞而来。

我慢悠悠地飞行着，以便不引起对方对我的注意，给我造成不便。但我跟你实实在在地说，那时我的大脑却是在飞快地运转着。我所驾驶的单人侦察飞船速度极快，当时我极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掉转飞行方向，甩掉那艘巡逻飞船，迅速飞走。然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使得我不能那么做。其中之一就是：毫无疑问，巡逻飞船会立即向我开火，而且极有可能我会被它强大的火力所击中，坠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逃脱了，我要想再次用这种方法飞入这座城市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的飞船会被记录在案，那样的话，整个巡航系统会自动密切注视空中，寻找具有我这艘飞船特征的任何飞行器的。

巡逻飞船稳稳地向我飞了过来，我正在准备编个荒诞的故事蒙混过关，就说我长时期没在州旦加城待了，因而在此期间，我把我的一切证明文件全都丢失了。这样做最理想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没有证明而被仅仅罚一笔钱了事。因为我随身带着充裕的钱，所以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是再理想不过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毫无疑问会导致一种预知的结果：他们会坚持要我说出，我丢失的证明文件颁发时的经办者是谁。如果说不出经办者，我还是会陷入麻烦之中的。

就在他们已经进入了能够向我下达指令的范围之内，我猜想他们就要发出命令让我停下来时，突然在我头顶的上方，我听到一声巨响。抬头一看，我发现有两艘小型飞船撞到了一起。此刻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那艘巡逻飞船里的指挥官了。当我看着他时，他正在抬起头向上看。他大声吼叫着发出了一个简短的命令。紧接着，他那艘巡逻飞船的前端向上抬起，飞船盘旋着，迅速地向上飞去。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比我更重要的目标上去了。

就在他忙于此事时，我稳稳地继续向前滑行，飞进了州旦加城。

许多年以前，州旦加城曾遭受过凶猛剽悍的萨克部落人的攻击和掠

夺。该城当时是废墟一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它是一座我十分熟悉的古老城市。自从该城遭劫以后，我只偶尔去过一两次这座城市，那是在它重新修建以后的事了。

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四处航行巡视了一阵之后，我终于在市区的一个平民居住区里，找到了一个不很显眼、古老陈旧的公用飞船库房。在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在那儿，只要不遇到执法的官员，陌生人是不会遭到好奇者的盘问的。这样的飞船库房，以及在州旦加城区里的这样一块地方正是我所需要的。

飞船库房位于一幢非常古旧的建筑物楼顶之上。很明显，它逃过了萨克族人的掠夺和破坏。飞船着陆的空间非常小。一间间的库房本身也满是灰尘，破烂不堪，

当我的飞船在楼顶上停下来时，一个体态臃肿、满身油污的人从一架飞船的后边走了出来，显然他正在修理飞船的发动机。

他怀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脸上一丁点儿友好的表情也看不出来。“你想干什么？”他问我。

“这儿是公用飞船库房吗？”

“是的。”

“我想找块地方把我的飞船停在这儿。”

“你有钱吗？”他问道。

“没有太多，我想只预交一个月的租金。”我回答说。

那人脸上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那边有一座空的库房。”他边说边指着，“把它开进去吧。”

把飞船入库，锁上控制器以后，我又回到那个人的身旁，并付了钱。

“这儿附近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我问道，“价钱便宜点儿的，但又不是非常脏乱不堪的那种。”

“这幢大楼里就有一个，”他回答说，“条件和在这儿附近你能找到的

其他旅馆都一样。”

这正合我意。因为当一个人在进行我这样的历险旅程之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得马上需要他的飞船，或者说，不一定在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下，他身边飞船的存在就能决定他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离开那个性情乖戾、面孔呆滞的管库人后，我从楼顶的通道走进了大楼。

电梯都只开到在楼顶下面那层楼面。从楼顶下去以后我找到了一个电梯，它门开着停在那儿。开电梯的是一个没精打采、衣着邋遢的年轻人。

“到一楼吗？”他问道。

“我要找一个住处，”我告诉他说，“我想去这幢楼里的旅馆接待处。”

他点了点头，电梯开始向下开去。从电梯里看，与外边相比，这幢大楼的里面看上去更加破旧，更给人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并且上面的几层楼似乎根本就没有人居住。

不一会儿，电梯停下了。那人打开门对我说：“到了。”

在火星上的城市里，这样的旅馆只不过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那儿几乎没有单人客房。即使有，也为数不多。在大长筒式的房间里，沿墙是两排比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台子。旅客们把他们的行李铺盖放在有限的、被指定的那块儿地方上睡觉。

由于到处都可能发生暗杀事件，无论白天和黑夜，即使在这样的房间里，也常常有被店主所供养的武装警卫们对旅客们进行巡视盘查。主要是由于这种原因，旅馆里一般不设单人客房。在为女人准备的房间里，房客们可以分开居住，并且有许多为她们开设的单人房间，而且还没有警卫在她们那儿巡视查看。因为火星上的男人们，即便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也很少去杀死女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深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一般不雇用杀手去暗杀女人。

机遇为我安排的那家旅馆只为男士们提供食宿，所以那儿没有任何女人来投宿。

旅馆老板是一个身体粗壮、一身横肉的人。后来我得知，他以前曾经是个有名的兵痞子。他当兵纯属为了撞撞运气，想捞点儿什么。他为我指定了睡觉的地方，收了一天的宿费。在我的询问下，他告诉了我用餐的地方后，就离开了。

在白天里的这个时候，客房里几乎见不到其他在这儿投宿的客人。

旅客个人的旅行用品，睡觉用的行李铺盖，都放在为他们所指定的位置上。即使屋里没有警卫在巡视查房，一切也都是安全可靠的，因为在火星这个天体之上，人们实际上是根本不知道偷窃这一行为的。

我随身所携带的是一些旧的、非常普通的行李，我把它们放到了大铺上。在我铺位的旁边，四肢伸开地躺着一位眼珠子滴溜溜儿乱转、贼眉鼠眼的人。我早就注意到他了。自从我进屋后，他那双鼠眼就一直在窥视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好！”他说，用火星人惯用的方式打着招呼。

我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他。

“我们应该算是邻居了。”他提高了声音说道。

“我看是吧。”我回答他说。

“很明显，你是个生人，至少是在城里的这块地盘上。”他继续说着，“我无意中听到你向旅店老板询问餐厅在哪儿。他告诉你的那家餐厅不如我去的那家好。我现在就要去吃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高兴带你去那儿。”

这人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从他那双贼眉鼠眼上判断，我敢肯定他属于那种不良之辈。因为我所期待的正是想混进这一帮邪恶之徒之中，所以他的建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也就爽快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我叫拉帕斯，”他自我介绍说，“别人都叫我鼯鼠世家的拉帕斯。”